紅樓夢/第10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零五回　錦衣軍查抄宁國府　驄馬使彈劾平安州

話說賈政正在那里設宴請酒，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：“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。奴才要取職名來回，趙老爺說：‘我們至好，不用的。’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。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。”賈政聽了，心想：“趙老爺并無來往，怎麼也來？現在有客，留他不便，不留又不好。”正自思想，賈璉說：“叔叔快去罷，再想一回，人都進來了。”正說著，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：“趙老爺已進二門了。”賈政等搶步接去，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，并不說什麼，一徑走上廳來。後面跟著五六位司官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但是總不答話。賈政等心里不得主意，只得跟了上來讓坐。眾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，見他仰著臉不大理人，只拉著賈政的手，笑著說了幾句寒溫的話。眾人看見來頭不好，也有躲進里間屋里的，也有垂手侍立的。賈政正要帶笑敘話，只見家人慌張報道：“西平王爺到了。”賈政慌忙去接，已見王爺進來。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，便說：“王爺已到，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。”眾官應了出去。賈政等知事不好，連忙跪接。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，笑嘻嘻的說道：“無事不敢輕造，有奉旨交辦事件，要赦老接旨。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，想有親友在此未便，且請眾位府上親友各散，獨留本宅的人聽候。”趙堂官回說：“王爺雖是恩典，但東邊的事，這位王爺辦事認真，想是早已封門。”眾人知是兩府干系，恨不能脫身。只見王爺笑道：“眾位只管就請，叫人來給我送出去，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，這都是親友，不必盤查，快快放出。”那些親友聽見，就一溜煙如飛的出去了。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，滿身發顫。不多一回，只見進來無數番役，各門把守。本宅上下人等，一步不能亂走。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回王爺道：“請爺宣旨意，就好動手。”這些番役卻撩衣勒臂，專等旨意。西平王慢慢的說道：“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。”賈赦等聽見，俱俯伏在地。王爺便站在上頭說：“有旨意：‘賈赦交通外官，依勢凌弱，辜負朕恩，有忝祖德，著革去世職。欽此。’”趙堂官一疊聲叫：“拿下賈赦，其餘皆看守。”維時賈赦，賈政，賈璉，賈珍，賈蓉，賈薔，賈芝，賈蘭

俱在，惟寶玉假說有病，在賈母那邊打鬧，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，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。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：“傳齊司員，帶同番役，分頭按房抄查登帳。”這一言不打緊，唬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，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，就要往各處動手。西平王道：“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，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，其餘且按房封鎖，我們复旨去再候定奪。”趙堂官站起來說：“回王爺：賈赦賈政并未分家，聞得他侄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，不能不盡行查抄。”西平王聽了，也不言語。趙堂官便說：“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才好。”西平王便說：“不必忙，先傳信後宅，且請內眷回避，再查不遲。”一言未了，老趙家奴番役已經拉著本宅家人領路，分頭查抄去了。王爺喝命：“不許羅皂！待本爵自行查看。”說著，便慢慢的站起來要走，又吩咐說：“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，都給我站在這里候著，回來一齊瞧著登數。”正說著，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：“在內查出御用衣裙并多少禁用之物，不敢擅動，回來請示王爺。”一回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，就回說：“東跨所抄出兩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，卻都是違例取利的。”老趙便說：“好個重利盤剝！很該全抄！請王爺就此坐下，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罷。”說著，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：“守門軍傳進來說，主上特命北靜王到這里宣旨，請爺接去。”趙堂官聽了，心里喜歡說：“我好晦氣，碰著這個酸王。如今那位來了，我就好施威。”一面想著，也迎出來。

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，就向外站著，說：“有旨意，錦衣府趙全聽宣。”說：“奉旨意：‘著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，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。欽此。’”西平王領了，好不喜歡，便與北靜王坐下，著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。里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，俱一齊出來，及聞趙堂官走了，大家沒趣，只得侍立聽候。北靜王便挑選兩個誠實司官并十來個老年番役，餘者一概逐出。西平王便說：“我正與老趙生氣。幸得王爺到來降旨，不然這里很吃大虧。”北靜王說：“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，我甚放心，諒這里不致荼毒。不料老趙這麼混帳。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里，里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。”眾人回稟：“賈政等在下房看守著，里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。”西平王便吩咐司員：“快將賈政帶來問話。”眾人命帶了上來。賈政跪了請安，不免含淚乞恩。北靜王便起身拉著，說：“政老放心。”便將旨意說了。賈政感激涕零，望北又謝了恩，仍上來聽候。王爺道：“政老，方才老趙在這里的時候，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，我們也難掩過。這禁用之物原辦進貴妃用的，我們聲明，也無礙。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才好。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，也就了事，切不可再有隱匿，自干罪戾。”賈政答應道：“犯官再不敢。但犯官祖父遺產并未分過，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為己有。”兩王便說：“這也無妨，惟將赦老那一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。”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，不許胡混亂動。司員領命去了。

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，王夫人正在那邊說：“寶玉不到外頭，恐他老子生氣。”鳳姐帶病哼哼唧唧的說：“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，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，所以在這里照應也是有的。倘或老爺想起里頭少個人在那里照應，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，可不是好？”賈母笑道：“鳳丫頭病到這地位，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。”正說到高興，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嚷進來說：“老太太，太太，不……不好了！多多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強……強盜來了，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。”賈母等聽著發呆。又見平兒披頭散發拉著巧姐哭啼啼的來說：“不好了，我正與姐兒吃飯，只見來旺被人拴著進來說：‘姑娘快快傳進去，請太太們回避，外面王爺就進來查抄家產。’我聽了著忙，正要進房拿要緊東西，被一伙人渾推渾赶出來的。咱們這里該穿該帶的快快收拾。”王邢二夫人等聽得，俱魂飛天外，不知怎樣才好。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著，後來便一仰身栽到地下死了。賈母沒有聽完，便嚇得涕淚交流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，扯那個，正鬧得翻天覆地，又聽見一疊聲嚷說：“叫里面女眷們回避，王爺進來了！”

可怜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，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抬亂扯的時候，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！”眾人正要問他，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，哭著亂叫，又怕老太太嚇坏了，急得死去活來。還虧平兒將鳳姐叫醒，令人扶著，老太太也回過氣來，哭得氣短神昏，躺在炕上。李紈再三寬慰。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，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，又要唬死，暫且不敢明說，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。

一進屋門，只見箱開柜破，物件搶得半空。此時急得兩眼直豎，淌淚發呆。聽見外頭叫，只得出來。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，一人報說：“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，珠寶俱全。珍珠十三挂，淡金盤二件，金碗二對，金搶碗二個，金匙四十把，銀大碗八十個，銀盤二十個，三鑲金象牙筋二把，鍍金執壺四把，鍍金折盂三對，茶托二件，銀碟七十六件，銀酒杯三十六個。黑狐皮十八張，青狐六張，貂皮三十六張，黃狐三十張，猞猁猻皮十二張，麻葉皮三張，洋灰皮六十張，灰狐腿皮四十張，醬色羊皮二十張，猢狸皮二張，黃狐腿二把，小白狐皮二十塊，洋呢三十度，畢嘰二十三度，姑絨十二度，香鼠筒子十件，豆鼠皮四方，天鵝絨一卷，梅鹿皮一方，雲狐筒子二件，貉崽皮一卷，鴨皮七把，灰鼠一百六十張，獾子皮八張，虎皮六張，海豹三張，海龍十六張，灰色羊四十把，黑色羊皮六十三張，元狐帽沿十副，倭刀帽沿十二副，貂帽沿二副，小狐皮十六張，江貉皮二張，獺子皮二張，貓皮三十五張，倭股十二度，綢緞一百三十卷，紗綾一百八一卷，羽線縐三十二卷，毡毯三十卷，妝蟒緞八卷，葛布三捆，各色布三捆，各

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，棉夾單紗絹衣三百四十件。玉玩三十二件，帶頭九副，銅錫等物五百餘件，鐘表十八件，朝珠九挂，各色妝蟒三十四件，上用蟒緞迎手靠背三分，宮妝衣裙八套，脂玉圈帶一條，黃緞十二卷。潮銀五千二百兩，赤金五十兩，錢七千吊。”一切動用家伙攢釘登記，以及榮國賜第，俱一一開列，其房地契紙，家人文書，亦俱封裹。賈璉在旁邊竊聽，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，心里正在疑惑。只聞兩家王爺問賈政道：“所抄家資內有借券，實系盤剝，究是誰行的？政老据實才好。”賈政聽了，跪在地下碰頭說：“實在犯官不理家務，這些事全不知道。問犯官侄兒賈璉才知。”賈璉連忙走上跪下，稟說：“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，敢說不知道么。只求王爺開恩，奴才叔叔并不知道的。”兩王道：“你父已經獲罪，只可并案辦理。你今認了也是正理。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，餘俱散收宅內。政老，你須小心候旨。我們進內复旨去了，這里有官役看守。”說著，上轎出門。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。北靜王把手一伸，說：“請放心。”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。

此時賈政魂魄方定，猶是發怔。賈蘭便說：“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，再想法兒打聽東府里的事。”賈政疾忙起身進內。只見各門上婦女亂糟糟的，不知要怎樣。賈政無心查問，一直到賈母房中，只見人人淚痕滿面，王夫人寶玉等圍住賈母，寂靜無言，各各掉淚。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。因見賈政進來，都說：“好了，好了！”便告訴老太太說：“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，請老太太安心罷。”賈母奄奄一息的，微開雙目說：“我的兒，不想還見得著你！”一聲未了，便嚎啕的哭起來。于是滿屋里人俱哭個不住。賈政恐哭坏老母，即收淚說：“老太太放心罷。本來事情原不小，蒙主上天恩，兩位王爺的恩典，萬般軫恤。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，等問明白了，主上還有恩典。如今家里一些也不動了。”賈母見賈赦不在，又傷心起來，賈政再三安慰方止。

眾人俱不敢走散，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，見門總封鎖，丫頭婆子亦鎖在幾間屋內。邢夫人無處可走，放聲大哭起來，只得往鳳姐那邊去。見二門旁舍亦上封條，惟有屋門開著，里頭嗚咽不絕。邢夫人進去，見鳳姐面如紙灰，合眼躺著，平兒在旁暗哭。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，又哭起來。平兒迎上來說：“太太不要哭。奶奶抬回來覺著象是死的了，幸得歇息一回蘇過來，哭了幾聲，如今痰息氣定，略安一安神。太太也請定定神罷。但不知老太太怎樣了？”邢夫人也不答言，仍走到賈母那邊。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，自己夫子被拘，媳婦病危，女兒受苦，現在身無所歸，那里禁得住。眾人勸慰，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，王夫人撥人服侍。

賈政在外，心驚肉跳，拈須搓手的等候旨意。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：“你到底

是那一邊的？既碰在我們這里，就記在這里冊上。拴著他，交給里頭錦衣府的爺們！”賈政出外看時，見是焦大，便說：“怎麼跑到這里來？”焦大見問，便號天蹈地的哭道：“我天天勸，這些不長進的爺們，倒拿我當作冤家！連爺還不知道焦大跟著太爺受的苦！今朝弄到這個田地！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，里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里衙役搶得披頭散發擱在一處空房里，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卻象豬狗似的攔起來了。所有的都抄出來擱著，木器釘得破爛，磁器打得粉碎。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。我活了八九十歲，只有跟著太爺捆人的，那里倒叫人捆起來！我便說我是西府里，就跑出來。那些人不依，押到這里，不想這里也是那麼著。我如今也不要命了，和那些人拚了罷！”說著撞頭。眾役見他年老，又是兩王吩咐，不敢發狠，便說：“你老人家安靜些，這是奉旨的事。你且這里歇歇，聽個信兒再說。”賈政聽明，雖不理他，但是心里刀絞似的，便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！不料我們一敗涂地如此！”正在著急聽候內信，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：“好容易進來了！姨父在那里。”賈政道：“來得好，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？”薛蝌道：“我再三央說，又許他們錢，所以我才能夠出入的。”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，便煩去打聽打聽，”就有好親，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，是你就好通信了。”薛蝌道：“這里的事我倒想不到，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，完了。”賈政道：“究竟犯什麼事？”薛蝌道：“今朝為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，在衙內聞得，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，這款還輕，還有一大款是強占良民妻女為妾，因其女不從，凌逼致死。那御史恐怕不准，還將咱們家的鮑二拿去，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。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，為的是姓張的曾告過的。”賈政尚未聽完，便跺腳道：“了不得！罷了，罷了！”歎了一口氣，扑簌簌的掉下淚來。

薛蝌寬慰了幾句，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。隔了半日，仍舊進來說：“事情不好。我在刑科打聽，倒沒有聽見兩王复旨的信，但聽得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，迎合上司，虐害百姓，好幾大款。”賈政慌道：“那管他人的事，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？”薛蝌道：“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，那參的京官就是赦老爺。說的是包攬詞訟，所以火上澆油。就是同朝這些官府，俱藏躲不迭，誰肯送信。就即如才散的這些親友，有的竟回家去了，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。可恨那些貴本家便在路上說，‘祖宗擲下的功業，弄出事來了，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，大家也好施威。’”賈政沒有聽完，复又頓足道：“都是我們大爺忒糊涂，東府也忒不成事体。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。你再打聽去，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。若有信，能夠早一步才好。”正說著，聽見里頭亂嚷出來說：“老太太不好了！”急得賈政即忙進去。未知生死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